



播音丛书

播音创作漫谈

1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

目 录

播音创作漫谈

- 学习随笔之一……………齐 越 (1)
- 读音札记……………夏 青 (9)
- 开展业务研究 总结播音经验……………林 田 (14)
- 打破播音语言表达的公式化概念化

- 谈谈播风貌通讯的体会……………潘 捷 (22)
- 播音基础理论探讨……………费寄平 (29)
- “捏嗓子”的毛病和纠正的方法……………徐 恒 (40)
- 球赛实况转播札记……………张 之 (46)
- 谈谈播音的降调问题……………张 颂 (59)
- 谈谈评论播音的基本要求和语言表达……………陈 刚 (68)
- 播读通讯的一些体会……………方 明 (79)
- 播广告的点滴体会……………曹 山 (87)
- 谈谈播讲电视新闻……………赵忠祥 (98)
- 气者音之帅

- 浅谈播音员用气……………王 璐 (104)
- 谈谈播音中的想象……………祁 芑 (114)

• 外国播音介绍 •

播音技术的基础

- 摘译自日本《播音读本》……………李玲虹 (122)

播音创作漫谈

——学习随笔之一

齐 越

近几年来，我曾跟毕业班同学或青年教师去各地电台、广播站实习，到工矿、农村参观学习，参加过不少播音工作经验交流会，结识了许多广播战线的战友和没见过面的听众。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东西是极其丰富的。群众是我的老师，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下面从我的《学习笔记》中摘出一部分，作为向老师们的汇报。

根基要深

前年，我到南方几个城市看望在电台、广播站实习的同学，有机会去一个广播办得好的工厂参观学习。一走进工厂大门，就被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吸引住了。那是一位女播音员正在播送该厂学大庆标兵的先进事迹。声音里充满着发自内心的激动和自豪的感情，既朴实，又亲切，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激发起向先进人物学习的强烈愿望。

工厂领导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兼职播音员，她自己就是一个先进工人。两年前，我们从思想作风好的青年男女工人中挑选了十几个播音员，不脱离生产，利用工余时间轮流在广播站播音。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学习播音业务，在话

筒前满怀激情地宣传先进人物的事迹。同时，在生产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学先进，赶先进，两年来都进入先进人物的行列。工人们说：“他们广播，我们信得过，感情能打动我们的心，听着真带劲！”

随后，我们见到了这些朝气蓬勃、可敬可爱的先进青年工人——播音员，听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播音经验的介绍。在座谈结束时，工厂广播站负责人（一位老模范）意味深长地说：话筒前播音，是个非常重要的宣传岗位。平时表现不好，嗓子再好，我们也不叫他到话筒前工作。小小的播音室，就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在这里播音的工人，首先自己要学习好，才能宣传好。播先进人物的事迹，首先自己要学先进的思想作风。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啊！不能说的是“一朵花”，做的是“豆腐渣”。

这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如果领导者都能这样挑选、培养播音员，如果每一个播音员都能这样认识、珍惜自己的岗位，播音面貌该有多大的改变！遗憾的是有些地方挑选播音员只重声音而忽视政治气质和文化素养；培养播音员也只注意声音和播稿训练，忽视思想作风的严格要求和政治、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并不是说声音不重要，没有一定的较好的声音条件，当然不可能从事播音工作。但如果认为播音员只要有一条好嗓子就万事大吉，那就未免有点舍本逐末了。

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总理讲到演革命的现代戏，说“人的改造、人的革命是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他指出：有的演员“前台可以演《雷锋》，演《千万不要忘记》，演《年青的一代》，转到后台就变了样子，回到宿舍更变了个样子，走到街上就更不成样子了。这只是少数人。为什么会这样？就

因为根基不深，没有很好地进行人的改造、人的革命，没有很好地到生活中去实践，和群众同生活，同劳动，同斗争，参加阶级斗争。”（《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基要深，要很好地进行人的改造、人的革命，这对播音员来说，同样是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工人师付说的“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也是这个道理。

播音员在话筒前向千百万人播出革命音，自己可是革命者？每天都在教育别人，自己可曾先受教育？宣传别人做到的，自己做到没有？

播革命之音，要有不断革命的思想，要一直学到老，改造到老，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没有捷径可走

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有些新播音员，经过培训，上了节目，反映不错，过了两、三年就不行了。播什么都是一个调，形成了播音腔。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地方的播音员训练班，一位气车司机师付问我：“你听过我们台小李的播音吗？”

“听过。”我回答。

“有什么意见？”他紧跟着追问。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司机师付脱口而出：“越播越油，很不受听！他刚调来那阵子播得不错，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油腔滑调的。你给他找找病根吧！”

我把司机师付的意见告诉了小李。他叹了口气说：“唉！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播音就是易会难精吧！”

我了解了小李的情况，跟他一同探讨了这个问题。

小李高中毕业，插队几年，嗓子不错。刚调来时，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学习播音，觉得这工作新鲜又相当难，他一心一意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实践。后来越播越“熟”了，觉得这工作也没啥了不起，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不就是念稿子嘛，有些文化水平，加上一条好嗓子，就能念个差不离儿。”于是，他放松了日常学习和声音锻炼，也不再认真备稿，有时稿子一遍不看就去录音。录音时随随便便，两句一接，三句一改，根本不动脑子，念完以后，自己念了些什么毫无印象，还自认为这是找到了“窍门”。

是“窍门”吗？不是！这是不愿化气力、只想偷懒的门路！要走这样的“窍门”，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这样的播音，只能说是会出声念稿，与创造性的播音是背道而驰的。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怎能不越播越油呢！

同样一篇稿子，怎么有的播得有味道，吸引人听，有的听来就索然无味呢？为什么有人播什么是什么味儿，而有的人播什么都是一个腔调呢？这里就有播音员的创作态度和创造性问题。

播音是再创造的活动，播音员进行再创造的依据是稿件。播音员播的稿件种类繁多，各有各的特点，内容不同，形式、风格不同，表现主题的手法不同。要想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出各种稿件的内容和风格，就要对具体稿件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找到确切的表达方法。因此，要不断地提高政治、文化和政策水平，不断地增强无产阶级感情，坚持语言表达能力锻炼，才能适应播音工作的要求。没有正确的理

解和准确的表达，就会播得千篇一律，就不可能播出稿件的特点。而不从内容出发，以不变的腔调应千变万化的稿件，也就无所谓创造性可言。

对于具体稿件反复深入地进行具体分析，找到确切的表达方法，播出符合党的政策分寸的态度、感情，是要化大气力的。这里没有什么捷径或窍门。如果说熟能生巧，这个“巧”来自于长期勤奋的学习和实践，来自于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没有这个主观上的努力，光想省气力，走捷径，那种所谓“熟”是不可能生“巧”的。必然走向相反的效果——“油”。

“易会难精”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满足于“会念稿”，下决心改变“不读书，不看报，不分析，不思考，出声念稿不动脑，播了什么不知道”的状况，坚持不懈地钻研，勤勤恳恳地实践，精通播音也并不难。

世间一切事物都处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当中，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永不满足于一孔之见，一得之功，才能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不断攀登播音创作的高峰。

模仿不是创造

在播音中，机械模仿别人的嗓音是相当流行的。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发现这种现象。在省、市广播电台，在县广播站，甚至在公社广播站，都有人致力于模仿。

在一个播音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位公社广播站的女播音员小张的发言，她发言的题目是《模仿不是创造》。

小张刚开始做播音工作时，认为掌握声音技巧是个关

键。于是，就从电台的广播里找到一个“声音好听的老师”，把她的播音录下来，对照着一句一句地模仿，力求使自己的嗓音同人家的嗓音一模一样。有一次，这个广播站要播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正好前两天那位电台“不见面的老师”刚刚播过，小张已经对照录音模仿了许多遍。拿到这篇社论，看也没看就开始播出了。她一边播，一边回想电台那个女播音员的嗓音，尽力追求声音上的相似。她自己以为学得很象，满不错了。可万万没想到播出后许多听众提出了批评意见。有两个贫农社员跟她说：“那篇社论，你是怎么播的？拿腔做调的，咱们听不进去，也听不懂，可要保持咱贫下中农的味儿啊！”

贫下中农一针见血的批评，使小张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她开始总结经验。她在发言中说：“后来，我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主席的话，象一把钥匙，打开了思想闭塞的窗子。我想：毛主席说的‘大众化’和那两位贫农社员说的‘贫下中农味儿’是一个道理。咱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要使自己的播音为贫下中农所欢迎，就得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我自己虽然是贫下中农子女，共产党员，但思想感情还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要做到时时刻刻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爱贫下中农所爱，恨贫下中农所恨，还要下一番苦功夫。”

从此，小张坚持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经常走出播音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他们爱憎分明的感情，提高思想觉悟；同时也学习他们真挚朴实的语言，改变播

音腔。平时注意分析研究别人的播音为什么播的好，她发现好的播音一般具有“内容清楚，感情饱满，声音自如”等长处。于是，她不再模仿别人的嗓音，而是深入分析理解稿件内容，明确播出目的，引发革命激情，自如地运用自己的声音条件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她的播音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和好评，年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小张的经验是宝贵的，对于刚走上播音岗位的同志尤其可贵。

播音员在话筒前播出稿件进行宣传鼓动，唯一的工具就是有声语言。播音没有其它辅助手段，只能通过语言打动人。加强锻炼自己的嗓子，善于运用语言技巧，才能自如地表达思想感情。醉心于模仿别人的嗓音，形成一种人为的固定腔调，象一条无形的锁链束缚住播音员的创造性。这样下去，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再想摆脱它是十分困难的。青年播音员小张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此路不通！

有人说，模仿是出于好心，想用这种方法做好播音工作。

“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小张就是这样做的。她听取了贫下中农的意见，检查了播音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研究方法，从而找到了播音创作的正确道路，在实践中逐渐掌握了符合播音规律的表现手法，认识到“模仿不是创造”的道理。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才是可贵的。

“模仿不是创造”，我同意她的观点。满足模仿意味着表现手法的贫乏，是停滞，而不是前进。“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鲁迅全集卷六第391页）模仿得再好，也不过是“象某某人的声音”而已。在话筒前播音的目的，在于通过声音、语句表达稿件的内容和思想感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声音、字音都只是播音的外壳，而感情才是它的灵魂。只有把声音、词意、感情三者溶为一体时，播音才具有生命力。

我们要想从别人的播音或其它语言艺术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实践，就要善于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学习和借鉴那有益的东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要把别人多年积累的经验学到手，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检验，然后掌握它，发展它，使之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从而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捷径是没有的。

读音札记

夏 青

在播音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拉丁字母的读音问题，例如：

① “X光”，是按英文字母的读音读“eks光”还是按汉语拼音字母读法读“Xi”？

② “阿Q”，读“阿kju:”还是读“阿qiu”？

③ “贝多芬的A大调奏鸣曲”，“A”读“ei”还是读“a”？

④ “X8126型万能工具铣床”的“X”，读“ekx”，还是读“xi”？

⑤ “WD—10型”电子万能试验机的“WD”，读“d^l^ju di:”还是读“wa d3(dè)”，还是读“wàn diàn”？

这是个众说纷纭，争论已久的，需要确定标准加以解决的问题。

对我们播音员来说，①②③例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一向是读作“eks光”，“阿kju:”，“ei大调”，没有读作“xi光”、“阿qiu”、“a大调”。然而，这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六十年代初，《文字改革》刊物上进行过一次关于拉丁字母科学符号读法问题的讨论，许多科学家、语言学家发表了意见，趋向于根据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建立一套我国拉丁字母科学符号的读音系统，来代替各种外国读法，大力消除读

法上的分歧和混乱。梁思成教授的文章说：“许多时候以来，每次听见广播员报告：现在请欣赏——（比如说）——贝多芬的Ei（A）大调奏鸣曲的时候，就有人说：我首先就不太欣赏她的Ei字。为什么还说Ei而不照我们自己的念法说A呢？我们在小学的孩子们会不会指着广播节目报问妈妈：为什么广播电台的阿姨把A字念成Ei呢？”梁先生说：“我们必须用汉语拼音的读法读拉丁字母，从科学工作，教学工作一直到A大调奏鸣曲的报幕工作都无例外。英语读法是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残余，有必要把它肃清。这事看来虽小，其实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的一个侧面。让我们尽快地改过来吧！”（见1961年3月8日《文字改革》双周刊第17期）

梁先生已经去世了，对他生前的这些意见，我们自然要历史地去看，并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参考。回到拉丁字母的读音问题上来，我觉得作为英文的字母“x”，我们不妨仍旧读作“eks”，不必把英语和帝国主义等同起来，也不必把日语和军国主义等同起来、不必把俄语和修正主义等同起来，不能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修正主义，就不学习英语、日语、俄语。相反，我们应该重视外国语言的学习和运用。前不久，我国建设的授时基地——陕西天文台要我们的播音员录制“BPL长波授时台”呼号，“BPL”要按英文字母的标准发音读作“bi:Pi:el”。在录制过程中，有的播音员由于在外语学校学过英语，工作完成得很顺利，有些同志由于发音不够标准，工作感到很吃力。随着英语教学的开展，听众对我们英文字母的发音不标准也提出了不少意见，这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现在，不少播音员参加了电视大学英语班的学习，

我们还想请英语广播员同志来教一教英文字母的标准读音。

当前最成问题的是国产产品代号的读法，就是④⑤两例所提的问题。最近，在介绍国产产品代号的时候，编辑同志要求一律按照英文字母来读音，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了。“X8126型万能工具铣床”的“×”是“铣”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只能按照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读作“Xi”，不能再读成英文的“eks”，因为没有任何根据来读“eks”。同样的道理，“C”代表各类国产车床的机型，“C”是“车”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就应该读作“cē”，不应读成“si:”，“M”代表着各类国产磨床的机型，“M”是“磨”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应该读作“ēm”，不应该读作英文的“em”。

今年1月12日，我在17:00新闻节目里碰到这样一条消息：我国第一台直读数字化，并配有电子计算机的大型精密仪器《WD——10型》电子万能试验机研制成功。备稿时注意到这是国产的产品代号，不应读作“dʌblju di:—10型”，要按汉语拼音字母名称读作“wa dʒ(dē)—10型”，可是，当我准备完了这条消息的时候发现，编辑同志在稿件的最后特别用括弧注明“(WD分读作w dān diàn)”，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文字上写“WD”(产品的拉丁字母代号)，在读音上读作“万电”(产品的简称？听不出是拉丁字母的名称)。

总之，目前在广播里如何处理拉丁字母的读法仍然是相当分歧和混乱的。据说，目前学校在汉语拼音字母教学上，也有不重视拼音字母名称教学的现象，有的还在按注音字母的名称教学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我觉得这种现象是应该注意的。

前面只是简括地提出拉丁字母的读法问题，如何分清中外，分清汉语拼音字母和外语拼音字母的问题，细致研究下去还有许多问题，就拿国产缝纫机的代号来说吧，“jA型”、“jB型”代表“家用A型”，“家用B型”，这里的“j”应当按照汉语拼音字母读作“jie”，不应读英文“dʒei”。那末“A”、“B”应该怎样读呢？读“a”“bē”，还是读“ei”、“bi:”，这都是应该研究解决的。

还有一个汉字的古今读音的问题。

我们在《阅读和欣赏》和介绍戏剧、电影的时候，常常碰到“兮”字的读法问题。

按《新华字典》注解：“兮”读×i，古汉语助词，相当于现代的“啊”或“呀”：大风起～云飞扬。”吕叔湘先生《文言虚字》：“兮（×i）舒缓语气的助词，多见于韵文，用在句末和句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力拔山兮气盖世）。

1979年，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北京演出《大风歌》，把“大风起兮云飞扬”，改为“大风起ē云飞扬”，他们在说明书中加以注明：“ē在原歌词中为‘兮’，因歌唱时不响亮，改用ē代之，发“婀”音，勿唱成a，o或ao等音”。与此相类似的例子还有电影《屈原》中“桔颂”一段的“兮”字，话剧《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的“兮”的读法，都是接近于现代汉语读作“啊”或“呀”了。可是，京剧《霸王别姬》垓下帐中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演员又全都按“×i”的音来唱。这就发生了如何处理“兮”字读音的问题，能否只取一个“xi”音，或是只取一个“ē”音？我们觉得很难简单地规定一个读音。目前我们的作法是，有时读“xi”，有时“ē”“ā”“yā”，

尽可能和演唱者的读音一致起来。在《阅读和欣赏》节目里，朗读古典文学作品，我们是要读作“×i”的。

广播中随时都会碰到许多异读字音问题，如何研究解决这方面的业务问题，希望我们的《学报》成为一个重要的园地！

（接21页）业务研究。总结、交流经验，逐步建立播音理论体系，使我国的播音丰富多采，百花齐放，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的部分省市播音员语言表达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开展业务研究 总结播音经验

林 田

我们人民广播事业还很年轻，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绝大多数播音员是全国解放后参加播音工作的。不过，有了三十年的工作实践，现在应该到总结经验的时候了，应该探讨我们播音的基础理论，有那些规律性的东西，建立我们的播音理论体系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个工作靠少数人是干不了的，要发动整个播音队伍来做，依靠集体智慧，不断总结交流经验，在实践中检验、充实、提高才能逐步完善。

每个播音员必须弄清以下五个问题：第一是分析理解稿件问题；第二是思想感情运动的状态；第三是语言表达；第四是话筒前状态；第五是平时的勤学苦练。弄清这五点作为播音基础是必要的。特别是第二点“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的确是我们播音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分析理解稿件的基础上去体会、去感受，把稿件的思想感情，通过播音员的创造性劳动，真正变成自己心里要说的话，就象董行佶同志讲的“你说的每句话，就是象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一样”。这些播音创作的内部技巧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盘否定了，老播音员知道这在播音创作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

从五十年代就在研究、探索，但不敢谈，怕扣上“搞封资修”、“唯心主义”、“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避而不谈，成了“禁区”，现在又重视这个问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胜利成果。

回顾三十年播音工作，开始我们没有成文的播音经验。1949年我在地方台看到的唯一的播音材料，就是《中央台记录新闻播送法》，学习业务就是听中央台播音，也听组内播音员的播音，听了以后跟着学，比着样子做。当然，这样学习还是有体会的。从中学习了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充沛的政治感情和一些语言表达方法。

1955年在广播局召开的全国播音员业务学习会上，齐越同志带回了苏联的播音经验，会上也请戏剧、电影、曲艺和语言界的前辈谈经验，并组织了学习、观摩。这次会议对全国播音工作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做为一个青年播音员感到思想开阔了，认识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看到了播音工作的深度广度，感到播音工作确实是一个有无限创造性的值得我们终身为之奋斗的重要工作，增强了对工作的热爱和责任感。文化大革命中，对这次会议也有种种非议和批判，我认为现在应该恢复名誉。

这以后我们在播音创作上进行过不少探讨，开展了不少业务研究活动。中央台的老播音员常常谈到五十年代大家对一篇小稿子《馅饼粥》进行典型分析研究的情况，这是一篇介绍北京风味儿小吃的小稿子，是我们生活中都容易理解和体会的东西，我们用它做播音基础练习。首先从播音三要素入手，分析稿子里播的是什么？为什么播？对谁播？在分析理解的基础上去体会感受，要求播得色、香、味俱全，使人